

新舊交融

穿越時空看見清代文人的生活

Blending New and Old: A Glimpse of the Life of Chinese Literati in the Ching Dynasty

文／連啟元 Lien Chi-yuan (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助理教授) · 圖／國立故宮博物院

面對近代化的時代浪潮，清代面臨了新舊交替的變化，無論是滿漢之間、或東西文化，都產生了不少的衝擊與震盪，面臨這樣的文化衝擊，應當如何採取應對措施？是一味地迴避與堅守？還是接受與創新？如此巨大文化的波動，也反映到日常生活樣態，卻使得清代文人生活之中，交融了新與舊、東與西的多樣風情。試想，清代文人戴著眼鏡，轉動把玩著輕巧的轉心瓶，走到園林散心時，看著胸前的懷錶，指針恰好指著正午十二點，一時間園林的獸首依序噴水報時。這樣的情境，與我們的現代生活，到底有何差異？

滿漢之間的文化交融

清代傳統文人延續了歷代以來的文人生活文化，舉凡園林、戲曲、品茗、飲酒等，無一不涉獵。著名文人李漁（1611-1680），喜好園林與戲曲，從事戲曲的創作與編導，甚至成立私人的家班，專門親自訓練演員的聲、容、色、藝，並演出所創作的戲曲。李漁也愛美食，最喜歡吃螃蟹，每日餐桌上不可無蟹，因此每年在螃蟹未上市時，就儲錢以待，他還在《閒情偶寄》裡自嘲：「因家人笑予以蟹為命，即自呼其錢為『買命錢』。」這種舉動與嗜好，被人



不詳 銅鍍金畫珐瑯懷錶 清代 銅鍍 6×4cm 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品



清人 黃釉粉彩八卦如意轉心套瓶 乾隆
粉彩 20×6cm 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品



清人 銅胎畫琺瑯嵌時繪漆片花卉鼻煙壺 康熙
琺瑯 8×5cm 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品

戲稱為「蟹仙」。對於吃螃蟹也有獨特的見解，認為「世間好物，利在孤行」，所以螃蟹的鮮肥甘甜，已經是色、香、味的極致，無需再加上過多的烹調與佐料。可見，李漁結合美食、創作、戲曲的日常生活，表現出清代文人的雅好文化。

此時的滿族文化，也逐漸融入傳統漢族的飲食、服飾、生活等文化之中，例如沙其馬，又名薩其瑪、薩齊瑪，為滿語的譯音，是當時滿族早期祭祀用的食品，根據記載清代風俗的《燕京歲時記》提到：「薩齊瑪乃滿洲餠餠，以冰糖、奶油合白麵為之，形如糯米，用不灰木烘爐烤熟，遂成方塊，甜膩可食。」此後，更成為京師地區著名的甜食點心。而滿族子弟的養鳥、遛鳥文化，也融入到茶

館生活之中，包世臣（1775-1855）〈都劇賦序〉提到了嘉慶年間北京的戲園，又稱為茶園，兩者彼此形成共生共存的變化，於是戲園、戲館，也就是茶園、茶館的代稱。因此在茶館裡，成了朋友聚會的場所，看戲聽曲似乎反而是附帶性質，加上早茶、遛鳥的風氣，使戲園與茶館相結合，成為雅俗共賞的去處。

陶瓷藝術在清代，除了延續傳統、模仿古意之外，從鬥彩到粉彩之間，也屢有創新的嘗試。以乾隆時期的〈黃釉粉彩八卦如意轉心套瓶〉而言，融合了套瓶、轉心和交泰的技法，紋飾上則採用雕鏤。轉心套瓶分為內、外相套，外瓶能拆解成頸、身兩部分，內瓶上部與頸相連，同時可以隨手轉動，瓶身中央交錯的如意

雲紋，則因轉動而產生看似分離，卻又彼此相連的關係，將原本只供陳設欣賞的瓷瓶，轉變為把玩的巧思。

對於滿漢、新舊的文化交融特性，更可以從玉器的刻意「仿古」看出變化。乾隆二十年（1755）所編《西清古鑑》，是仿照北宋的《宣和博古圖錄》，收錄了一千五百件青銅器，並將形模、款識詳細記錄；同時，將青銅器的型制與藍本，創作在玉器的材質上，達到「仿古」的目的。〈玉鳩杖首〉即是結合《西清古鑑》所收錄的周代夔紋壺、漢代鳩首杖頭所製成，上層為鳩鳥，口中含珠，鳥羽細緻可見，底層則為羊首與木製底座。在追求仿古的同時，更達到創新的概念，產生了既古樸又新穎的意境。

東西方文化的調和

清代中期以來，受到西方文化傳入的影響，逐漸開始接觸西方文明所帶來的科技、工藝等技術。繪畫風格首先由義大利畫家郎世寧（Giuseppe Castiglione，1688-1766），引入西方光影、透視法的技巧，並結合傳統墨線勾勒、皴擦、渲染等美學方式，所呈現的繪畫獨具一格，深受宮廷喜愛。而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，清代文人也頗重視數學、物理等學科，進而也對眼鏡、懷錶、自鳴鐘等西方物件，極有興趣，於是這些東西，也就成了文人生活中新鮮的玩意。趙翼《陔餘叢考》就記載，眼鏡在清代以前，極為貴重，「或頒自內府，或購自賈胡，非有力者不能得，今則遍天下矣。蓋本來自外洋，皆玻璃所製，後廣東人仿其式以水晶製成，乃更出其上也。」因此，清代工匠則將玻璃改良成水晶，品質更佳，便成了文人實用的時尚用品。之後，則隨著工藝技術進步與日益普及，眼鏡、懷錶等物品，逐漸成為日常生活的必需。

鼻煙，為煙草曬乾後製成的藥粉，經由吸嗅可以達到治療氣喘、頭疼、鼻塞、去寒等醫效，早在明代末年從歐洲傳入，至清代開始風行。沈豫《秋陰雜記》記載了當時的流行風潮：「鼻煙壺起於本朝，其始只行八旗，並士大夫，近日販夫牧豎無不握此壺。」貯放藥粉的鼻煙壺，在能工巧匠的製作下，以瑪瑙、陶瓷、象牙等多種材質製作，並於外部加以雕鏤細膩的圖樣，使外型更趨於精巧。甚至有工匠為求精湛，更在鼻煙壺的內側進行繪畫創作，形成「內畫」，藉以映襯出品透多樣的色澤，成為精美典藏的工藝品，深受文人與各階層的喜愛。

受到耶穌會教士所繪歐式噴水池的吸引，乾隆皇帝在圓明園內，建築了歐式宮殿與園林的西洋樓，負責設計的是兼具數學、水力學知識的教士蔣友仁（Benoist Michael，1715-1774），經過噴泉的引水設計，使園林景觀更具巧思。其中，海晏堂的噴泉池兩側，各有六隻銅鑄噴水動物，即十二生肖獸首，分別代表十二時辰，每隔一時辰獸首依次噴水，到了正午時，則十二獸首同時噴水。所以獸首的



清人 玉鳩杖首 乾隆 玉 15×4cm
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品



郎世寧 百駿圖（局部） 雍正 絹本 95×776cm 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品

價值性，不在於工藝技巧，而是使傳統園林融入西方的造景技術，產生不一樣的感受，讓得東、西方文化各自的特色，相互融為一體，同時兼具觀賞與實用價值。

傳統與當代：衝擊回應下的多元創作

處於進入現代化（modernization）世界的清代而言，所面對的文化型態與變遷，是一種巨大的時代衝擊，無論是滿漢文化、東西文化等，都形成新與舊、內與外的挑戰。然而，這樣的兩種元素，並非是完全對立，甚至可以交互融合、創作，

清代文人的文化特質，便在這樣不斷交互的融合過程中產生特性。陶瓷藝術從早期陶器時代、到瓷器時代的發展極致，而轉心套瓶則轉化了靜態觀賞，成為動態把玩；玉鳩杖首則是融合銅器的型制，創作於玉質媒材上，都是突破了傳統的思維與框架。再加上西方文化的影響，眼鏡、鼻煙壺、自鳴鐘都成了新鮮的玩意，傳統園林建築，融合噴泉池與報時功能，使得園林兼具觀賞與實用價值。因此，每個時代未必是燦爛的時期，但都必須隨著時代不斷演變，《易經·繫辭》所謂：「窮則變，變則通，通則可久。」或許唯有創新、跳脫框架，才是文化與藝術不斷前進的原動力。🌱

延伸閱讀

- （清）富察敦崇，《燕京歲時記》，臺北：木鐸出版社，1982。
- （清）李漁，《閒情偶寄》，臺北：鼎文書局，1974。
- （清）沈豫，《秋陰雜記》，收入《四部叢刊續編》，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76。
- （清）趙翼，《陔餘叢考》，臺北：世界書局，1978。